

雲南漢語方言中與顎化音 有關諸聲母的演變

何 大 安

- 一、前 言
- 二、主要的類型
- 三、舌尖音的顎化
- 四、捲舌音的舌尖化
- 五、顎化音的舌尖化
- 六、結 論
- 引用書目

一、前 言

這篇文章是從方言史的角度來觀察：與顎化音有關諸聲母在雲南漢語中發展的情形，其目的在對漢語方言的音韻演變，提供一種類型上的了解。這種了解，對漢語變遷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語言是一個具有時空向度的連續體，它因內部（個人）與外部（語言團體）的分化與接觸而發生系統上的變異。它和其它的文化現象一樣，經歷著發生、興衰與蛻化各階段。除非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在一夕之間全部死去，這種變異永無止歇。也除非經由觀察者的設定，語言的面貌永遠不會靜止。方言史研究的意義，即在呈現語言時空連續上的不同階段。我們深信，對於一種變動不居的現象的最適當的描述，應該是一種發展過程的描述。

顎化音的出現，是官話方言史上很重要的一項發展。¹ 但是我們對於顎化音的發生及演變的過程了解的並不很透澈。從古語的線索來說，我們知道它是精系和見系聲

1. 本文所處理的，是中古以後在官話方言中新生成的顎化音的發展。中古時期顎化音（章昌船日書禪）的生成，不在討論之列。

母受細音韻母的影響才發生的。但是從來沒有學者，就我所知，仔細的討論過這兩組聲母的變化過程是否相似，是否同時，與音韻系統其它部分互相影響的地方是否完全一樣。根據本文的觀察，雲南漢語方言中的顎化音，不僅來自精系和見系，還進一步包括了知、莊、章系的字在內——這五組聲母即是本文所謂與顎化音有關諸聲母。就精、見兩系字而言，本文所處理的所有一百個方言都有來自見系的顎化音，但卻不一定有精系的顎化音，顯示了這兩組聲母的顎化，並非同時完成。至於與顎化音相關的音韻變化，在大的方向上雖有相同的趨勢，但是所涉及的音韻條件，各方言之間卻又可能互有差異。

雲南的漢語方言是一種官話方言。本文所依據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民國二十九年所作雲南全省漢語方言調查的紀錄，這些紀錄由楊時逢先生於民國五十八年整理出版為雲南方言調查報告。在這本調查報告裏，一共收了一百零一個方言。除了富寧方言之外，其它的一百個方言在聲、韻、調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本文的討論，便是根據這一百個方言。

由於這一百個方言在聲、韻、調上有很大的一致性，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一個整體來看。我們並不以為這些方言必定同出一源，可能官話方言之進入雲南本非同時。不過，如果它們果然出自同源，把它們當作一個祖型發展下的同系方言固無不可；即使它們不是同時進入雲南，由於這些一致性，我們也有把握視這些方言為一個更大的官話區域的縮影，它們所反映的是這一更大區域的祖型的一種可能的發展。本文無意處理祖型建構的問題。我們所感興趣的是：同一地區聲、韻、調上的一致性，既然提供了這些方言音韻同質性的保證，那麼對於我們從事音韻變遷的觀察便極為有利；因為我們能夠很容易的追溯出這些音韻發展的早期型態和歷史過程。因此在下文中，我們將一方面根據現在對中古音的了解，一方面運用類型觀察、比較研究和內部分析的方法，用規律的形式，把這些演變過程表現出來。

二、主要的類型

與顎化音有關諸聲母在本文所處理的一百個雲南方言的今讀情形，一共有十八種主要的類型，現在表列如下。

中古聲母 方 言		*ts 系	*tʂ 系	*t 系	*tɕ 系	*k 系
今	讀					
昆 明		ts/洪 tɕ/細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k/洪 tɕ/細
牟 定		ts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k/洪 tɕ/細
鎮 南		ts/洪 tɕ/細	ts	ts	ts	k/洪 tɕ/細
晉 寧		ts/洪, i tɕ/其他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k/洪 ts/i tɕ/其他
江 川		ts/洪 tɕ/細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ts/i tɕ/細 k/其他
玉 溪		ts/洪, i tɕ/其他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k)/洪 ts/i tɕ/其他
元 江		tʂ/ən tɕ/細 ts/其他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tʂ/ən tɕ/細 k/其他
墨 江		ts/洪, i, in tɕ/其他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ts/i, in k/洪 tɕ/其他
建 水		ts/洪, i tɕ/其他	ts	ts	ts	k/洪 ts/i tɕ/其他
蒙 自		ts/洪 tɕ/細	tɕ/y- ts/其他	tɕ/y- ts/其他	tɕ/y- ts/其他	k/洪 tɕ/細
邱 北		ts/洪 tʃ/i tɕ/細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k/洪 tʃ/i tɕ/細
文 山		ts/洪 tɕ/細	ts	tʂ/i ts	tʂ/i ts	k/洪 tɕ/細

鳳	儀	ts/洪 tɕ/細	ts	tɕ/ye ts	ts/ye ts	k/洪 tɕ/細
賓	川	tɕ/細, i ts/其他	ts	ts	ts	ts/u, ue tɕ/細, i k/其他
鹽	豐	ts/洪, iẽ tɕ/細	ts/內 tʂ/外	ts/梗二 tɕ/ye tʂ/其他	tɕ/ye tʂ	k/洪 tɕ/細
石	屏	ts/洪, i, iŋ tɕ/其他	ts	tʂ/i ts/其他	tʂ/i ts/其他	k/洪 ts/i, iŋ tɕ/其他
蘭	坪	ts, (tɕ)	ts/內 tʂ/外	ts/梗二 tʂ/其他	tʂ	k/洪 tɕ/細
麗	江	ts	tʂ/uæ ts/其他	tʂ/i, u- ts	tʂ/i, u- ts	k/洪 tɕ/細

方言的排列，略按雲南方言調查報告中的次序。 $*ts$ 、 $*tʂ$ 、 $*t$ 、 $*tɕ$ 、 $*k$ 分別代表精系 ($*ts$ 、 $*ts'$ 、 $*dz$ 、 $*s$ 、 $*z$)、莊系 ($*tʂ$ 、 $*tʂ'$ 、 $*dʐ$ 、 $*ʂ$)、知系 ($*t$ 、 $*t'$ 、 $*d$)、章系 ($*tɕ$ 、 $*tɕ'$ 、 $*dʐ$ 、 $*n$ 、 $*ɕ$ 、 $*ʐ$)、見系 ($*k$ 、 $*k'$ 、 $*g$ 、 $*x$ 、 $*ɣ$) 等古聲母的來源。² 在有些方言中， $*k$ 可能還包括 $*ɳ$ 、 $*ʔ$ 、 $*ɸ$ 在內。 ts 、 $tɕ$ 、 $tʂ$ 、 $tʃ$ 、 k 、 $?$ 分別代表 ts 、 ts' 、 s ； $tɕ$ 、 $tɕ'$ 、 c ； $tʂ$ 、 $tʂ'$ 、 $ʂ$ ； $tʃ$ 、 $tʃ'$ 、 f ； k 、 k' 、 x ； $?$ 、 $?$ '、 x 等現代讀音。 $*tɕ$ 系下的 $tʂ$ 或 ts ，還包括 $ɳ$ 或 z 在內； $*k$ 系下的 ts 或 $tʃ$ ，在某些方言還包括 z 或 $ʒ$ 在內。每個今讀之後用斜線隔開的部分，是那種讀法出現的環境。洪指洪音，細指細音。內是內轉，外是外轉。³

2. 所謂古聲母，是指表現在切韵音系中的中古聲母。本文所根據的，是李方桂先生（1971）改訂的高本漢中古聲母系統和擬音。又下文凡加 * 號並稱「某系」的，為中古同一發音部位的諸聲母，如「 $*k$ 系」代表見系，「 $*tʂ$ 系」代表莊（照二）系。凡稱「某等」而不加 * 號的，代表今讀同一發音部位的各聲母，如「 $tɕ$ 等」表示 $tɕ$ 、 $tɕ'$ 、 $ɕ$ 等音。稱「某等」而前加 * 號的，表示中古以後今讀之前某一演變階段時的同一發音部位的音，如「 $tʂ$ 等」表示某一演變階段的 $*tʂ$ 、 $*tʂ'$ 、 $*ʂ$ 等音。不過因為中古的鼻音聲母除了日母之外，與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並沒有太多關係，所以鼻音多不包含在上舉的稱述法之內。又下文的討論若有牽涉中古韻母之處，也以李先生的擬音為準。
3. 此處所據雲南方言調查報告的內外轉之分，係沿用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的分法；而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則又大體採用羅常培（1933）內七外九之說，並以為梗攝在方言中頗有兩屬的現象，或屬外或屬內，需視各方言而定。在雲南漢語方言中，莊系字凡有 ts 、 $tʂ$ 分讀的，前者恒見於內轉攝，後者恒見於外轉攝，而梗攝字都採 ts 一讀。若依這一線索，可以認為梗攝在雲南當屬內轉。

所謂內轉，是指雲南方言中元音「較短而關、尾音較重」的韻；外轉，是指元音「較長而開、尾音較輕」的韻（見雲南方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頁8）。梗二則是指梗攝二等字。洪細內外本是就今天各方言的韻母讀法而言的，不過由於內外在莊系字的演變上有相當一致的效果（參看註3），它們與梗二都可以看作是古語的線索，也就是說，這些分讀是在這些方言音韻發展史早期就發生的。從下文的討論中，我們會陸續知道，那些不以古語線索為條件的今讀，都是在古語條件上另起新的發展而產生的。那麼也可以說，從比較研究的觀點來看，內、外、梗二的分讀，在祖語中已經發生了。

在這十八個類型中，就這幾組聲母的今讀情形來看，有些類型包括不只一個方言。昆明還包括：富民、羅次、呈貢、安寧、祿豐、元謀、廣通、彌渡、楚雄、易門、昆明、嵩明、河西、寧洱、思茅、緬寧、瀘西、陸良、馬龍、曲靖、霑益、羅平、師宗、馬關、西疇、永勝、華坪、大理、蒙化、漾濞、永平、雲龍、洱源、祥雲、姚安、大姚、永仁、鹽興、武定、祿勸、尋甸、維西、昭通、鹽津、鎮雄等四十五個方言。牟定還包括：保山、昌寧、順寧、雲縣、景東、鎮沅、景谷、雙江、鎮康、龍陵、潞西、隴川、騰衝等十三個方言。鎮南還包括：雙柏、華寧、通海、瀾滄、箇舊、屏邊、開遠、會澤、巧家、宣威、平彝、廣南、劍川、鶴慶、鄧川、大關、永善、綏江等十八個方言。晉寧還包括：澂江、宜良、路南、峨山、新平、彌勒等六個方言。其他的十四類都各只有一個方言。

在這些方言當中，與顎化音有關的諸聲母的演變，主要有舌尖音的顎化、捲舌音的舌尖化、顎化音的舌尖化等三種。以下我們分別來討論這些變化。

三、舌尖音的顎化

*k 系在本文處理的所有一百個方言中都顎化為 tɕ 系，顎化的條件是今細音。不過從古語的線索看，*k 系的顎化，大致都是在開口三、四等、一部分二等，及合口蟹、止、宕、通（舒聲）以外的三、四等韻母之前；通（舒聲）攝的羣母字，如「窮」，也顎化。這種顎化，與大部分的北方官話是很接近的。由於舌根音聲母顎化的步調在雲南漢語方言中相當一致，可以認為這些方言在分化前自舌根來的顎化音已形

成，因此下文就不再討論這類聲母。

*ts 系在大部分的方言中也顎化了，顎化的條件也是今細音。但牟定與麗江等十五個方言並不顎化，仍讀作 ts 等。這些方言都有 i 或 y 起頭的韻母，也就是細音韻母，但是不發生顎化，而舌根音卻已顎化。我們還不清楚：在官話方言的發展過程中，是不是 *k 系的顎化一定先於 *ts 系。不過從雲南的情形來看，確是如此。

蘭坪的 *ts 系字有一部分顎化。報告中有兩處提到蘭坪的情形：

「精組細音大都讀 ts，但有一部的字也不分尖團讀 tɕ 等，如『妻』 ts'i，『娶』 tɕ'yi，『戌』 cɕiu。」（頁1608）

「分尖團，古精組細音大都讀 ts，但也有些字與見系細音混讀 tɕ 等，（大約發音人受昆明話影響，所以分別不太清楚），如『齊』 ts'i≈『其』 tɕ'i，『秋』 ts'iau≈『丘』 tɕ'iau，『千』 ts'iī≈『謙』 tɕ'iī；但有些不分的，如『全』=『權』 tɕ'yī，『絕』=『決』 tɕeye，『削』=『學』 cɕiu（在合口或近似圓唇的就不很分）。」（頁1616）

蘭坪的細音韻母有：i、ia、ie、iu、iau、i、iaŋ、ioŋ、iī、yi、ye、yī。凡 yi、ye、yī 韵中的 *ts 系字都顎化了。iu 韵中「恤」(<*s) 不顎化，但「爵」(<*ts)、「嚼」(<*dʐ)、「削」(<*s) 都顎化。蘭坪像許多鄰近方言一樣，有 iu 而無 y 韵。從音韻結構的比較上看，iu 正相當另一些方言的 y。iu 的基式因此可以設定為 *y，表層的 iu 可由複元音化的規律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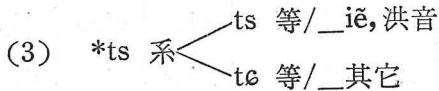
(1) y → iu / — #

那麼蘭坪 *ts 系的顎化，就可以用下列的規律來表示。對於這個規律，只有「恤」是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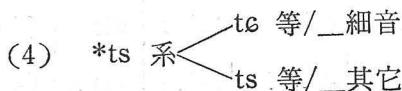
(2) *ts 系
 |
 tɕ 等 / _ y
 |
 ts 等 / _ 其它

鹽豐在 iě 韵前分尖團。例如「津」 tɕiě≈「金」 tɕiě，「千」 ts'iě≈「輕」 tɕ'iě，「性」 siě≈「憲」 cɕiě，但在其他的細音韻如 i、yi、iu、ia、io、ye、ie、iaŋ、ioŋ、iā、yē 之前 *ts 系、*k 系都顎化了。由於 iě 韵的尖團之分，是以古聲母為

條件的：凡顎化的都是 *k 系字，不顎化的都是 *ts 系字⁴；因此這不會是古 *ts、*k 兩系字都顎化後再生的一種分別。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麼 *k 系來的字不變成舌尖音。所以鹽豐也是個舌尖音顎化不完全的例子，在 iẽ 韻前舌尖音尚未顎化：



在舌尖音顎化的過程中，規律(2)還在一個起頭的階段，(3)則是接近完成的階段。對於其他已顎化完成的方言而言，他們所經歷的就是一條更為簡化的過程，即規律(4)：



但是也有方言是在舌尖音顎化完成後，韻母又發生了變化，例如賓川。從今讀來看，賓川的 *ts 系顎化音不但出現在細音韻母前，也出現在央高元音 i 之前；同時出現的還包括 *k 系的顎化音，如：「心」 ci, 「今」 tɕi, 「進」 tɕi, 「杏」 ci。賓川的 i，「有時似乎好像有點鼻化音」（報告頁 1168），相當別的方言的 i 或 in，他可能是基式中的 *i 央化而來：

(5) i → i [i ~ ɿ]

*ts、*k 系的字在 *i 央化前就已顎化完成，所以才有顎化音配央高元音的情形。

現在就這十八類方言各舉一些例字如下，以供參考。方言的排列，依顎化發展的先後。晉寧、江川、玉溪、元江、墨江、建水、邱北、石屏有些顎化音進一步舌尖化了，我們在第五節中會討論它們。

	*ts 將	*ts' 妻	*dz 絕	*s 心	*z 尋	*k 居	*k' 牽	*g 舊	*x 孝	顎化階段
牟定	tsianj	ts'i	tsie	sī	sī	tɕi	tɕ'iẽ	tɕiəχ	ciao	
麗江	tsiæ	ts'i	tsue	si	sue	tɕy	謙tɕ'iæ	tɕiu	ciɔ	
蘭坪	tsianj	ts'i	tɕeye	sī	ɕyī	tɕyi	tɕ'iĩ	tɕiau	ciau	(1), (2)
鹽豐	tɕiã	tɕ'i	tɕeye	siẽ	ɕyẽ	tɕyi	tɕ'iẽ	tɕiəo	ciao	(3)

4. 只有一個『信』(<* s) 字有 s、ɕ 兩讀。

昆明	tɕia̯	tʂ'i	tɕie	ɛi	ɛi	tɕi	tʂ'iẽ	tɕio	ɛio	(4)
鎮南	tɕian	tʂ'i	tɕie	ɛi	ɛi	tɕi	tʂ'ien	tɕieu	ɛiao	(4)
晉寧	tɕian	tʂ'i	tɕie	sī	sī	tɕi	tʂ'ien	tɕieʂ	ɛiao	(4)
江川	tɕian	ts'ī	tɕi	ɛi	ɛi	tsi	tʂ'iẽ	tɕiu	ɛio	(4)
玉溪	tɕian	tʂ'i	靜tsi	sī	sī	tɕi	tʂ'iẽ	tɕieʂ	ɛiao	(4)
元江	tɕian	tʂ'i	tɕi	ʂən	ʂən	tɕi	謙tʂ'iẽ	tɕieu	ɛiao	(4)
墨江	tɕian	ts'ī	tɕie	ʂin	ʂin	tsi	tʂ'ien	tɕieu	ɛiao	(4)
建水	tɕian	tʂ'i	tɕi	sī	sī	tɕi	tʂ'iẽ	tɕieʂ	ɛio	(4)
蒙自	tɕian	tʂ'i	tɕi	ɛi	ɛi	tɕi	謙tʂ'i	tɕieu	ɛiao	(4)
邱北	tɕian	tʂ'i	tɕi	ɛin	ɛin	tʂi	tʂ'iẽ	tɕiu	ɛiao	(4)
文山	tɕia̯	tʂ'i	tɕie	ɛi	ɛi	tɕi	tʂ'iẽ	tɕieu	ɛio	(4)
鳳儀	tɕia	tʂ'i	tɕeye	ɛiu	ɛyu	tɕyi	tʂ'ie	tɕiou	ɛio	(4)
石屏	tɕian	ts'ī	tɕyi	ʂin	ʂyin	tɕyi	tʂ'iẽ	tɕieu	ɛiao	(4)
賓川	tɕia	tʂ'i	tɕeye	ɛ+	徐ɛyi	tɕyi	tʂ'ie	tɕiou	ɛiao	(4), (5)

四、捲舌音的舌尖化

雲南大部分的方言 *tʂ 系字都因內外轉的影響而有 ts、tʂ 兩類的分讀。分讀的條件既可依中古音的線索來界定，自可視為早期的共同現象。這一類的方言中，*t 系字也因古音的條件分讀為 ts、tʂ 兩類，*tɕ 系字則一律讀 tʂ 等，例如昆明（參看第二節的類型表）。但是有些方言把外轉各攝的 tʂ 等 (< *tʂ) 及 *t、*tɕ 系讀 tʂ 等的字也讀成 ts 等，如鎮南；甚而至於進一步顎化，如蒙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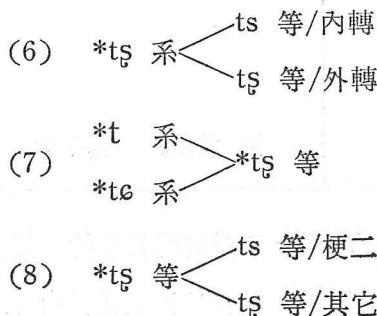


其間演變的先後，似可一一廓清。

首先，在昆明型的方言中，所謂內轉諸攝今有讀 $t\emptyset$ 音者，全係來自 *t、*tc 兩系，*t \emptyset 系字則俱已舌尖化。例如昆明方言中，內轉諸攝例字的讀法如下：

	*t \emptyset 系	t 系	*tc 系
止 摄	師 (* \emptyset) sī	池 (*d) t \emptyset 'ī	詩 (*c) sī
遇 摄	數 (* \emptyset) su	柱 (*d) t \emptyset u	朱 (*tc) t \emptyset u
通 摄	崇 (*d \emptyset) ts'ōŋ	中 (*t) t \emptyset ōŋ	充 (*tc') t \emptyset 'ōŋ
流 摄	愁 (*d \emptyset) ts'əu	抽 (*t') t \emptyset 'əu	壽 (*d \emptyset) səu
臻 摄	臻 (*t \emptyset) tsə̃	珍 (*t) t \emptyset ə̃	眞 (*tc) t \emptyset ə̃
深 摄	森 (* \emptyset) sə̃	沈 (*d) t \emptyset 'ə̃	深 (*c) sə̃
梗 摄	生 (* \emptyset) sə̃	鄭 (*d) t \emptyset ə̃	成 (*z) t \emptyset 'ə̃
梗攝二等	爭 (*t \emptyset) tsə̃	摘 (*t) tsə̃	
曾 摄	色 (* \emptyset) sə̃	徵 (*t) t \emptyset ə̃	蒸 (*tc) t \emptyset ə̃

由此可知，在 *t \emptyset 系依內外轉之條件分化後，*t、*tc 兩系方變入 t \emptyset 系，否則內轉不當再有捲舌音。梗攝二等今讀無捲舌音，古 *t 系字（如「橙」(*d)、「摘」(*t)）已讀為舌尖音，當係捲舌化後再變成舌尖音。因此這三組字的演變，經過下列三個階段：



鎮南 *t \emptyset 、*t、*tc 系都讀舌尖音，很顯然是在昆明型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簡化：

(9) *t \emptyset 等 → ts 等

蒙自則復依今韻的條件而顎化：

(10) *ts 等 $\begin{cases} t\emptyset \text{ 等 / } _y \\ ts \text{ 等 / } \text{其它} \end{cases}$

蒙自 *tʂ、*t、*tɕ 系字的顎化，都發生於 y- 介音之前。蒙自並沒有獨立的 y 韻母。帶 y- 介音的韻母，係來自配 *tʂ、*t、*tɕ 及 *ts 系諸聲母的合口韻。但同一韻攝的 *k 系字，無論是否顎化，都不接這些 y- 韵母：

	*tʂ、*t、*tɕ、*ts 系	*k 系
止 摄	追 (*t, 脂) tʂye	歸 (*k, 微) kue
	蕊 (*n, 脂) ye	灰 (*x, 灰) xue
	水 (*ɛ, 旨) ɛye	危 (*ŋ, 支) ue
	罪 (*dz, 賄) tʂye	
	揣 (tʂ', 紙) tʂ'yai	
	衰 (*ʂ, 脂) ʂyi	
蟹 摄	歲 (*s, 祭) ʂye	桂 (*k, 霽) kue
臻 摄	尊 (*ts, 魂) tʂyen	君 (*k, 文) tɕi
	春 (*tɕ', 聰) tɕ'yen	均 (*k, 聰) tɕi
	椿 (*t', 聰) tɕ'yen	羣 (*g, 文) tɕ'i
	存 (*dz, 魂) tʂ'yen	橘 (*k, 術) tɕi
	孫 (*s, 魂) ʂyen	
	閨 (*n, 聰) yen	
山 摄	刷 (*ʂ, 鐸) ʂya	缺 (*k', 薛) tɕ'i

這一點又說明了 *k 系字的顎化，和舌齒音聲母的顎化，不是同時發生的。其次，這些帶 y- 介音的韻母，也包括了中古一、二等韻在內，並且只出現在舌齒音聲母之後，可見 y- 成分是後起的。仔細檢讀蒙自的音韻，我們發現 y- 只出現在以 *u 或 *o 作主要元音的韻攝（通、遇）之外的舒聲合口韻。也就是說，y- 是來自舒聲韻的 *u- 介音：

(11) *u—>y-/舌齒音 V

但是作為 y- 產生條件的舌齒音，卻在舌尖化之後，反受 y- 的作用而顎化了。

規律(10)與第三節的規律(2)在形式上完全一樣，可是出現在不同方言的不同發展脈絡裏。這兩個方言，蒙自與蘭坪，一個在雲南東南，一個在雲南西北，地理上也不相連屬。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不過我們要避免這樣的一個推論，那就是：舌尖音的顎化一定先發生於 y- 之前。因為凡是 *tʂ、*t、*tɕ 系字舌尖化的方言，在這一類舌尖音之後本來已無任何細音成分；這些細音成分已在捲舌化或舌尖化的過程中消失了。所以像蒙自的規律(10)的顎化條件中，並不是 y- 介音優於 i- 介音，而是他只有 y- 介音。這是與蘭坪不同的。蘭坪有 y-，有 i-，而(2)只發生在 y- 之前，這才可以看出顎化之發生，即使同在細音韻母前，也可能不是同時的。

在本節舌尖化的討論中，「昆明——鎮南——蒙自」代表舌尖化的三個階段，其間另有一些過渡的發展。茲分述如下：

在石屏，*tʂ 系來的 tʂ 等音都已舌尖化，*t、*tɕ 兩系字在 i 韵外的韻中也已舌尖化，但在 i 韵前仍讀捲舌音；因而 i 韵前便有了捲舌音與舌尖音的對比：

師 (*ʂ)	sii
士事 (*ʂ)	sii
知 (*t)	tʂii
詩 (*tɕ)	sii

「知詩」不會是舌尖音在舌尖元音 i 之前倒回去變成捲舌音的，因為「師、士事」等字仍然是舌尖音。所以我們必須假定「知、詩」先有一個讀捲舌音的階段，即規律(7)。這個階段，石屏方言在 i 韵前還保持著，可是 *tʂ 系字在同一韻前卻已舌尖化了。這又透露出 *tʂ 系的舌尖化似在 *t、*tɕ 系字之前，並且是在 *t、*tɕ 系字變入 tʂ 系，即(7)，之前。因此(6)與(7)之間應增加一條規律(6-1)；這條規律之後依(7)、(8)、(12)的次序才能說明石屏的演變經過：

(6-1) *tʂ 系—>ts 等

(7) *t 系
*t_c 系

(8) *ts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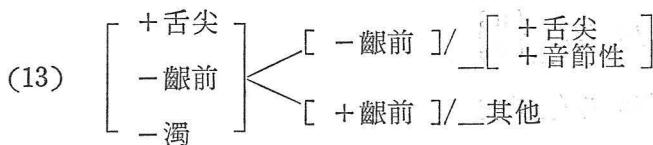
(12) *ts 等

(12) 與 (9) 相比，顯然較受限制，它可以看作(9)的起初階段。假如我們對石屏的理解不錯的話，應該可以看出：即使像捲舌音舌尖化這樣一種常見的演變，也可能經歷好幾個不同的階段。我們雖然表面上已經無法覺察像鎮南或蒙自型的方言是不是也有(6-1)的存在，但是可能性絕不是沒有的。

文山的情形與石屏很相像，也是在 i 韻前 *t, *t_c 系字仍保留捲舌音。不同的是，石屏在其他韻母前已無捲舌音，文山則仍有 z 音：

	石屏	文山
日	z i	z i
如	ziu	z u
若	zou	z o
饒	zao	z o
熱	ze	z e
蕊	zue	z uei
柔	zue	z ue
然	zā	z ā
軟	zuā	z uā
忍	zei	z ē
葺	zon	z on

也就是說，(12) 在文山更受限制，不包括濁擦音在內。我們可以用(13)來表示，這條規律用徵性來寫，更能掌握其特點：



麗江方言除了 *t、*tc 系字在 i 前保留捲舌音之外，*ts、*t、*tc 系字在合口韻前也保留捲舌音的讀法：

鍾 (*tc)	tṣu
重 (*d)	tṣu
茸 (*n _e)	z̥u
<hr/>	
刷 (*ʂ)	ʂua
<hr/>	
莊 (*tʂ)	tʂuæ

雙 (*ʂ)	ʂuæ
船 (*dʐ)	tʂ'uæ
軟 (*n _e)	z̥uæ
<hr/>	
水 (*ʂ)	ʂue
春 (*tʂ')	tʂ'ue
輶 (*t)	tʂ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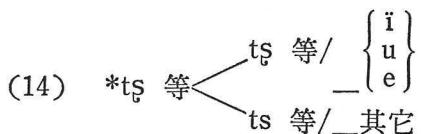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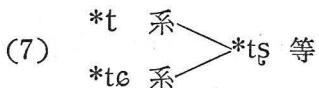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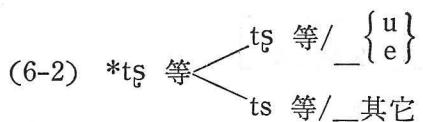
但在 e 韵前，*tʂ 系與 *t 系梗三的字卻和 *tc 系以及 *t 系的其它字有別：

真 (*tc)	tʂe
陳 (*d)	tʂ'e
人 (*n _e)	z̥e

生 (*ʂ)	se
橙 (*d)	ts'e
臻 (*tʂ)	tse
宅 (*d)	ts'e
責 (*tʂ)	tse
摘 (*d)	tse

為了說明這種現象，我們推想麗江方言可能經歷下列的次第發展：





(6-2) 是仿(6-1)而設的，但是表面上卻找不出支持這條規律的證據。因此也未嘗不可以將之與(14)合併。

此外，鳳儀有類似蒙自的顎化現象，但不像蒙自那麼整齊，只有幾個字，都出現在今 ye 韻之前：「綴」(*t)、「輒」(*t)、「拙」(*tc)：t_eye。這些字來自蟹攝和山攝入聲的舌齒音合口字，其他各攝的合口音在舌齒音後並沒有變成 y，因此不能造成這類字顎化的環境。事實上蟹攝合口舌齒音字也有不帶 y- 介音的，如「稅」(*c)：suei。那麼「輒綴拙」這些字所代表的要不是 *u- → y-/舌齒音_元音，即(11)，的未完成階段，就是受到蒙自型方言影響的個別現象。總之，鳳儀代表的是一個顎化有限制的階段。

「輒綴拙」這幾個字在鹽豐的讀法，也和鳳儀一樣，但是其它 *t、*tc 系的字，除了梗二之外，並沒有舌尖化，都還是捲舌音。那麼這些字可能是直接由捲舌音顎化而成的：

(15) *ts 等 → tc 等 / — ye

要不然就得解釋為少數字的移借了。

以下略舉數字說明各方言舌尖化的情形。方言的排列也以舌尖化的程度為準。

	*tʂ	*tʂ'	*dʐ	*ʂ	*t	*t'	*d	*tɕ	*tɕ'	*dʐ	*ɕ	*ʐ	*n̩	舌尖化階段
莊	窗	柴	山	知	超	茶	主	吹	蛇	書	上	人		
昆明	tʂuā	tʂ'uā	tʂ'ɛ	ʂā	tʂī	tʂ'ɔ	tʂ'a	tʂu	tʂ'ue	ʂə	ʂu	ʂā	ʐə	(6),(7),(8)
牟定	tʂuanj	tʂ'uanj	tʂ'æ	ʂā	tʂī	tʂ'ao	tʂ'a	tʂu	tʂ'ue	ʂe	ʂu	ʂanj	ʐə	(6),(7),(8)
晉寧	tʂuanj	tʂ'uanj	tʂ'æ	ʂanj	tʂī	tʂ'ao	tʂ'a	tʂu	tʂ'uanj	ʂə ⁵	ʂu	ʂanj	ʐə	(6),(7),(8)
江川	tʂonj	tʂ'onj	tʂ'ae	ʂā	tʂī	tʂ'ɔo	tʂ'a	tʂeu	tʂ'uei	ʂe	ʂeu	ʂanj	ʐə	(6),(7),(8)
玉溪	tʂuanj	tʂ'uanj	tʂ'ai	ʂanj	tʂī	tʂ'ao	tʂ'a	tʂu	tʂ'uanj	ʂə	ʂu	ʂanj	ʐə	(6),(7),(8)
元江	tʂonj	tʂ'onj	tʂ'æ	ʂā	tʂī	tʂ'ao	tʂ'a	tʂu	tʂ'uei	ʂe	ʂu	ʂanj	ʐə	(6),(7),(8)
墨江	tʂuanj	ts'uanj	tʂ'æ	ʂanj	tʂī	tʂ'ao	tʂ'a	tʂu	tʂ'uei	ʂə	ʂu	ʂanj	ʐə	(6),(7),(8)
邱北	tʂuanj	tʂ'uanj	tʂ'ai	ʂā	tʂī	tʂ'ao	tʂ'a	tʂu	tʂ'uəi	ʂə	ʂu	ʂanj	ʐən	(6),(7),(8)
蘭坪	tʂuanj	tʂ'uanj	tʂ'ɛ	ʂanj	tʂī	tʂ'au	tʂ'a	tʂu	tʂ'ue	ʂe	ʂu	ʂanj	ʐə	(6),(7),(8)
鹽豐	tʂuā	tʂ'uā	tʂ'æ	ʂā	tʂī	tʂ'ao	tʂ'a	tʂu	tʂ'uei	ʂie ⁶	ʂu	ʂā	ʐə	(6),(7),(8), (11)(?), (15)(?)
文山	tsuā	ts'uā	ts'ɛ	sā	tʂī	ts'ɔ	ts'a	tsu	ts'uei	ʂə	su	sā	ʐə	(6),(6-1), (7),(8),(13)
石屏	tsuanj	ts'uanj	ts'a	sā	tʂī	ts'ao	ts'a	tsiu	ts'ue	ʂe	siu	ʂanj	ʐəi	(6),(6-1), (7),(8),(12)
麗江	tʂuae	tʂ'uæ	ts'æ	sæ	tʂī	ts'ɔ	ts'a	tsu	tʂ'ue	ʂe	sɿ	sæ	ʐə	(6),(6-2)(?), (7),(8),(14)
鎮南	tsuanj	ts'uanj	ts'ai	santsi	丑	ts'əu	ts'a	tsu	ts'uei	ʂe	su	ʂanj	ʐə	(6),(7),(8), (9)
建水	tsuanj	ts'uanj	ts'æ	ʂanj	tʂī	ts'ɔ	ts'a	tsu	ts'ue	ʂe	su	ʂanj	ʐə	(6),(7),(8), (9)
賓川	tsua	ts'ua	ts'e	sa	tʂī	丑	ts'a	tsu	ts'ue	ʂə	su	sa	ʐə	(6),(7),(8), (9)
鳳儀	tsua	ts'ua	ts'eɪ	sa	tʂī	丑	ts'a	tsu	ts'uei	ʂe	su	sa	ʐə	(6),(7),(8), (9),(11)(?), (10)
蒙自	tʂeyan	tʂ'yanj	ts'ai	ʂanj	tʂī	ts'ao	ts'a	tsu	tʂ'ye	ʂe	su	ʂanj	ʐən	(6),(7),(8), (9),(11),(10)

5. 果攝開口章系及咸、山攝入聲開口二、三等均有 o 、 e 兩讀（報告：288）。

6. 報告：1212 云：「果攝三等開口端系讀 e ，如『謝』 se , 『寫』 se ；知章組讀 e , ie 不定，如『車』 ts'e , 『蛇』 ʂie 。」但果攝開口三等章系字讀 -ie 音的僅『蛇』字一見，其他如『車扯射社惹』都在 e 韵為捲舌音。從可知『蛇』的 ʂie 讀，可能是例外。

五、顎化音的舌尖化

顎化音舌尖化，是指來自 *ts、*k 兩系的顎化音在某些韻母之前，特別是帶 i 的韻母之前，倒回來讀成舌尖音的一種變化情形，例如晉寧方言。晉寧方言在今細音韻（i 除外）前，*ts、*k 系字都顎化，如：

江 (*k) = 將 (*ts) : tsian̪

結 (*k) = 節 (*ts) : tsie

許 (*x) = 洗 (*s) : si

缺 (*k') = 切 (*ts') : ts'ie

血 (*x) = 邪 (*z) : zie

覺 (*k) = 爵 (*ts) : tsio

可是在 i 韵前，這兩系的字都讀成舌尖音：

今 (*k) = 津 (*ts) : tsi

輕 (*k') = 清 (*ts') : ts'i

欣 (*x) = 新 (*s) : si

行 (*x) = 尋 (*z) : si

由於這種讀法包括了*k系來的字，而 i 韵再也不配顎化音聲母，比較合理的解釋是：

晉寧方言在 *ts、*k 系字顎化後又發生了舌尖化的演變：

(16) *t₆ 等 → ts 等 / ____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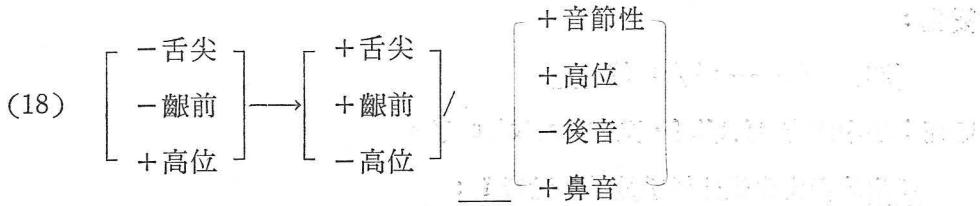
這種變化還包括零聲母在內。i 韵不配零聲母，其他韻讀 ϕ 的 *ʔ、*ŋ、*ɸ 諸母字在 i 韵前則讀作 z，而晉寧的 z 也只配 i，不配其它韻母：

衣 (*ʔ)	i	英 (*ʔ)	zī
魚 (*ŋ)	i	銀 (*ŋ)	zī
矣 (*j)	i	雲 (*j)	zī
以 (*ji)	i	尹 (*ji)	zī

晉寧方言的 ϕ 配 i 韵母時，略作「舌面」濁擦音 j（報告：頁 275），因此 i 前的 z 化就是：

(17) $j \rightarrow z / \underline{i}$

(16)、(17)合起來看，正是顎化音在 \underline{i} 前的舌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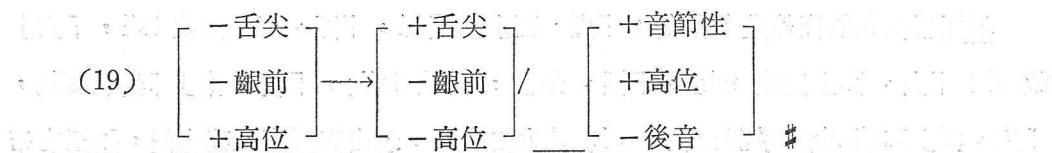
和晉寧完全相同的方言有建水，另外有一些方言則在程度上略有不同。

玉溪的舌尖化不包括 ϕ 聲母在內，雖然它的 ϕ 在 i 韻前也帶有摩擦音（報告：頁 394），「英、銀、雲、尹」這些字都是 \dot{i} 。

邱北的舌尖化並不徹底， $t\epsilon, t\epsilon', \epsilon$ 只前移到舌尖面 $tʃ, tʃ', \dot{\epsilon}$ 的位置， ϕ 則為 \dot{i} ，而舌尖化的條件也不是 i ，而是 \dot{i} ：

吉 (*k)	= 集 (*dz)	: $tʃi$
虛 (*x)	= 西 (*s)	: $\dot{s}i$
巨 (*g)	= 祭 (*ts)	: $tʃi$
魚 (*ŋ)		$\dot{z}i$
于 (*j)		$\dot{z}i$
一 (*?)		$\dot{z}i$

邱北與晉寧的不同，可以規律(19)與前述(18)相較：



附帶必須一說的是：邱北的 i 韵仍配 $t\epsilon, t\epsilon', \epsilon$ ，而這些顎化音仍包括了 *ts, *k 系字在內，如：

結 (*k) = 節 (*ts) : $t\epsilon i$

缺 (*k') = 切 (*ts') : $t\epsilon' i$

血 (*x) = 邪 (*z) : ϵi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仔細檢讀這些字，我們會發現它們在其它方言都是 ie 或 ia 韵的

字，而邱北語音上卻沒有 ie 韻。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它們本來也讀 ie 韵，它們變入 i 韵是在前述「吉、集」等字開始舌尖化之後。也就是在(19)之後，發生了規律(20)的變化：

(20) *ie → i / tɕ 等

因而 i 韵中既有 tʃ、tʃ'、ʃ，又有 tɕ、tɕ'、ɕ 了。

江川的舌尖化條件似乎是舌尖元音 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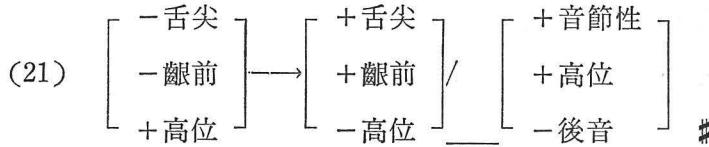
區 (*k') = 棲 (*ts') : ts'i

虛 (*x) = 西 (*s) : sii

魚 (*ŋ) zii

一 (*) zi

但是所有的雲南漢語方言，tɕ 本來就不配 i 韵母，而江川的這些字在大多數方言都讀成 i 韵的 tɕ 系字。因此江川可能是在聲母舌尖化之後，韻母也跟著舌尖化：



(22) *i → ii / ts 等

然而江川方言的 i 韵中另有一些 tɕ 系字，如「接」tɕi，「缺」tɕ'i，「寫」ɕi。這些字從比較的觀點看，可能和邱北一樣，是在上述變化發生後才變入 i 韵的。

墨江舌尖化的條件是 i 和 inj：「虛、西」同讀 si，「區、妻」同讀 ts'i，「衣」讀 zi；「金、津」同讀 tsinj，「輕、親」，同讀 ts'inj，「瓊、秦」同讀 ts'inj，「銀、雲」同讀 zinj。φ聲母在 i、inj 前也變成 z，理由與晉寧、建水同。墨江有帶 i- 介音的韻，但以 i 為主要元音的只有 i、inj 兩韻，因此這種舌尖化可以逕以 i 元音為條件，也就是規律(21)。不過(21)在江川其條件只是 i，因為江川沒有 inj 或 in。

石屏的情形大體和墨江相同，但是 φ 讀 z 的卻不限於 i、inj 兩韻，而且條件也不一定（參看報告：頁 1351(5)、(8)兩項）。不過在 i、inj 韵內，凡 φ 一律讀 z (i、inj 不配 φ)。石屏大約基本上和墨江一樣，但在其它細音韻前有下列的類化現象：

(23) *φ → z / ____ i-

元江的「金津」、「秦羣」、「心欣」、「銀雲」分別同讀 $t\zeta\text{ən}$ 、 $t\zeta'\text{ən}$ 、 $\zeta\text{ən}$ 、 $\zeta\text{ən}$ 。顯然顎化音是在 ən 韻之前舌尖化，不過卻是舌尖後化了：

(24) *t ζ 等 → t ζ 等 / ____ ə

元江 $t\zeta$ 系字不配帶 ə 元音的韻母，因此(24)的條件可以如此寫。(24)的變化包括 φ 在內。但是 ən 韵中卻有一個 φ 的字：「溫」。這個字是否例外，需要進一步推求。

元江的 ən 韵，從方言比較上看，包含其他方言的兩類韻母。一類是「冰、品、丁、林、鄰」及前述捲舌化了的 *ts、*k 系字，這些字多半是細音韻母。另一類是「倫、頓、坤、昏、溫」等字，多半是洪音韻母。由於第一類字的細音成分全部消失，而且不只是捲舌化了的那些字，因此可以推測第一類字的細音成分消失後，才併入第二類字；更因為元江的 φ 只在 i 前帶有摩擦的傾向，在開口韻（包括 ən 韵）不但不帶摩擦音，甚至略帶？成分（報告：頁 477），應無在 ə 前捲舌化的可能；則第一類字應該原帶 i-韻，(24)乃應改為(25)–(27)：

(25) *t ζ 等 → *ts 等 / ____ *iVn

(26) *iVn → ən

(27) *ts 等 → t ζ 等 / ____ ən

第一類字主要元音雖不能確定，但帶 -n 尾似可無疑；元江 ən 韵絕無 ts 系字，所以(27)當不致引起誤會。「溫」字既屬異類，不能同其變化，因此乃得讀 φ。

賓川的舌尖化情形也很複雜。表面上，舌尖化只發生在今 u、ue 韵的 *k 系字，如：「菊」tsu、「畜」su、「君」tsue、「犬」ts'ue、「懸」sue。用古音的線索來說，是古見系三四等合口在山、臻攝舒聲及通攝入聲前讀成舌尖音。我們推測這些舌尖音可能先經過顎化的階段。不過在 ue 韵中也有一些 *ts 系來的字，如：「全」ts'ue、「宣」sue、「旬」sue、「筍」sue，它們是否也經通顎化的過程，似乎不得而知。

進一步觀察 u、ue 韵中的 *k 系字，我們發現在分佈上有下列特點：

1. 出現在 u 韵中的，都是 *k、*k'、*g 的通攝入聲字。*ŋ 的通攝入聲字，如「玉」，則是 yi 韵的 φ。
2. 出現在 ue 韵中的，都是 *k、*k'、*g 的山、臻攝舒聲字；*ŋ 或 *φ 母字，

如「元、雲、運」則是 *ye* 韻的 ϕ 。*ye* 韵其它配 *te* 等的，則是入聲字，如「缺、血」。這些 *k 系字，由此看來，今讀爲 *ts* 系之前，先經過顎化音的階段，是無庸置疑的。在此一顎化階段中，韻母當有細音成分。從上述兩點來看，這些字的本來細音韻母可能即是 *yi、*yē。從 *ŋ、*ɸ 來的牙喉音字在 *yi、*yē 之前老早已是 ϕ ，而 *k、*k'、*g、*x 則顎化成 *te*、*te'*、*c*。這些顎化音復在 *yi、*yē 之前舌尖化，而 *yi、*yē 也分別變成了 *u* 和 *ue*。

(29) $*k$ 系 $\rightarrow *te$ 等 / $\left\{ \begin{array}{l} *yi? \\ *yē \end{array} \right.$

(30) $*te$ 等 $\rightarrow ts$ 等 / $\left\{ \begin{array}{l} *yi? \\ *yē \end{array} \right.$

(30) $\left[\begin{array}{l} *yi? \\ *yē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left[\begin{array}{l} u \\ ue \end{array} \right] / ts$ 等

(31) $*yi?$ $\rightarrow yi$ (如「玉」)

(32) $*ye?$ $\rightarrow ye$ (如「缺、血、絕」)

*yi? 來自通攝入聲，*ts 系字配通攝時，往往因 *u 元音的關係，不會顎化。**yē* 來自山臻攝舒聲合口三四等，這一部分的 *ts 系字也讀成 *ue* 韵的舌尖音聲母，如「宣、全、旬、筍」。它們可說是也經過了上述 (29) 的過程。因為臻山兩攝字讀入 *ue* 韵的，只有合口三四等的 *k 系和 *ts 系字。

如果從舌尖化的條件來看，以上這些方言可以再作細分。墨江、石屏在 i、in 之前舌尖化，這裏的 i 都是主要元音的 i，不是介音的 i。墨江、石屏沒有 i 或 in，它們的 in 就相當其他方言的 i 或 in。邱北、江川有 i 有 in，但舌尖化只發生在 i 之前。晉寧、建水、玉溪有 i 有 i，舌尖化卻只發生在 i 之前。以上這些方言的舌尖化都發生在 i 元音或 i 之前，可以看成是舌面音受舌面元音影響的一種異化過程。各方言在異化的程度上差別極微，(18)、(19)、(21)特別用徵性來表現，正是這個緣故。

有意思的一點是：這些方言都有帶介音 i 的韻母，但是介音 i 却不構成舌面音舌尖化的條件。介音 i 能使舌根音和舌尖音顎化，卻不能使顎化音舌尖化，似乎顯示了

在引起同化與異化的變化上，介音 i 和元音 i 的功能不盡相同。

假如這個推測不錯的話，那麼上述元江的 *iVn(>ən) 韻母既能引起舌尖化，*i- 就必須是主要元音，而 *-V- 就得是 φ 了。正好元江並沒有 in 韵母，可以為這個想法提供一個旁證。

賓川舌尖化的條件與其他方言都不同，較為特別。賓川舌尖化不能擴及於所有的 y- 韵前，因為 yi 韵中有許多來自 *ts、*k 系的顎化音。這些字會不會在舌尖化之後才變入 yi 韵 (*y—>yi)，目前並沒有把握讓我們這麼說。不過賓川音韻發展的其他部分也有頗特殊的地方，也許還有深入一究的必要。

最後也酌舉若干字，以示各方言舌尖化的情形，方言排列仍以舌尖化程度而定。

	*ts	*ts'	*dz	*s	*z	*k	*k'	*g	*ŋ	*?	
	津	妻	齊	新	徐	居	氣	羣	銀	音	
牟定	tsi	ts'i	ts'i	sī	si	tei	ts'i	te'i	i	ĩ	
麗江	tsi	ts'i	ts'i	si	sue	tey	ts'i	te'ye	i	ĩ	
蘭坪	tsi	ts'i	ts'i	sī	eyi	teyi	ts'i	te'yī	n̄i	n̄i	
昆明	tei	te'i	te'i	eī	ei	tei	te'i	te'i	ĩ	ĩ	
鎮南	tei	te'i	te'i	eī	ei	tei	te'i	te'i	ĩ	ĩ	
蒙自	tei	te'i	聚 tei	eī	ei	tei	te'i	te'i	ĩ	ĩ	
文山	tei	te'i	te'i	eī	ei	tei	te'i	te'i	ĩ	ĩ	
鳳儀	teiu	te'i	te'i	eiu	eyi	teyi	te'i	te'yui	iū	iū	
鹽豐	tsiē	te'i	te'i	siē	eyi	teyi	te'i	te'yē	iē	iē	
邱北	tein	tʃ'i	tʃ'i	ein	ʃi	tʃi	tʃ'i	te'in	in	in	(19),(20)
玉溪	tsi	te'i	te'i	sī	ei	tei	te'i	ts'i	i	ĩ	(16)
晉寧	tsi	te'i	te'i	sī	ei	tei	te'i	ts'i	zī	zī	(18)
建水	tsi	te'i	te'i	sī	ei	tei	te'i	ts'i	zī	zī	(18)
墨江	tsiq	ts'i	ts'i	siq	si	tsi	ts'i	ts'inq	zinj	zinj	(21)
石屏	tsiq	ts'i	ts'i	siq	eyi	teyi	ts'i	te'yinj	zinj	zinj	(21),(23)

江川	tɕi	ts'í	ts'í	ɕi	sí	tsí	ts'í	tɕ'i	í	í	(21),(22)
元江	tʂən	tɕ'i	tɕ'i	ʂən	ɕi	tei	tɕ'i	tʂ'ən	ʐən	ʐən	(25),(26),(27)
賓川	tɕi	tɕ'i	tɕ'i	ɕi	eyi	teyi	tɕ'i	ts'ue	í	í	(28),(29),(30),(31),(32)

六、結論

本文所處理的雲南百縣漢語方言，就其與顎化音有關諸聲母的演變而言，大體上即呈現了上述的三種發展。當然，各方言對這些發展的選擇、程度、和限制，都不盡相同。現在列一個簡表，把這些演變在各方言發展的情形羅列出來。「+」表示有這種演變；加括弧表示這種演變才起步，或尚未全部完成；下加點表示演變之後聲母更有新的發展。

	昆明	牟定	鎮南	晉寧	江川	玉溪	元江	墨江	建水	蒙自	邱北	文山	鳳儀	賓川	鹽豐	石屏	蘭坪	麗江
舌尖音顎化	+		+	+	+	+	+	+	+	+	+	+	+	+	(+)	+	(+)	
捲舌音舌尖化			+						+	+	+	(+)	(+)	+	(+)		(+)	
顎化音舌尖化				(+)(+)(+)	+		+	(+)	(+)			(+)		(+)		+		

從以上各節的討論，我們得到以下幾點粗淺的認識：

- 現代雲南漢語方言中，顎化聲母的生成，是舌根音顎化在前，舌尖音在後；從捲舌音來的舌尖音更後。所有的百縣方言 *k 系顎化都已完成，但 *ts 系字有些方言尚未顎化，如牟定、麗江；有的剛開始顎化，如蘭坪；有的顎化已接近完成，如鹽豐；有的已完成顎化，如昆明等大多數方言；而有的在顎化完成後，韻母的顎化環境開始有了變化，如賓川。
- 舌尖音的顎化，在有些方言中似乎以 y- 之前較易，如蘭坪。
- 有一部分方言 *t、*tɕ 系的字在 tʂ 化後復舌尖化，而在另一些方言，如蒙自、鳳儀，舌尖化後復顎化；這種顎化也出現在帶 y- 韵母之前。

4. 舌尖音的顎化是一種同化，發生在帶 i- 或 y- 韻母之前。但有許多方言有顎化音舌尖化的異化演變，這種演變大多發生在帶 i 主要元音之前，如墨江、晉寧、邱北。同化是一種趨簡的表現，異化則旨在增強原有的區別；而在發音的生理上，非音節性的 i-、y- 介音要較音節性的 i 爲鬆、為不費力。因此，音韻演變的方向，是與演變環境的發音難易相關的。
5. 摺舌音較不易顎化。歷史上 *ts、*t 都會出現在細音韻前，但從雲南百縣的情形來看，都不會直接顎化過。⁷ 鹽豐是唯一可能由摺舌音直接顎化的方言，而他的舌尖音也已部分顎化。從而我們可以推測，官話方言的顎化程序，不但是舌根音先於舌尖音，而且是舌尖音先於摺舌音。

最後，我們想稍微談一下方言史研究方法的問題。李方桂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經在一次討論中談到：在從事古漢語的討論上，幸虧我們有像切韻這樣的書可以參考。李先生的意思，是擔心純從方言比較建構起來的古語系統，會過分簡化了許多系統上的分別；而切韻系的韻書正可彌補這個缺憾。李先生的話，令我們深有同感。例如雲南方言表面上都有顎化音，若是只從內部分析或比較方言著手，許多複雜的演變程序，不見得能夠劃分清楚。因此本文除了從平面和比較去設定基式外，如元江的 *in、蘭坪的 *y，主要的還是參考了古音的系統。當然，如何使這幾方面配合的更周密，以及對大部分方言而言，所謂古音的系統是否一定要依據切韻，這還是有待大家進一步去研究的。

(本文初稿曾蒙丁邦新師賜正多處，又承楊時逢先生、龔煌城先生、林英津小姐、張賢豹先生惠閱一過，有所教益，謹此誌謝。)

-
7. 先變成舌尖音再顎化的例子，倒時有所見，例如蒙自。請參看上文第四節的討論。

引用書目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 : 1-61。
楊時逢 1969 雲南方言調查報告，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趙元任等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
羅常培 1933 釋內外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 : 209-226。

何 大 安

1960-61
1961-62